四友齋叢說

四友齋叢說卷之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二

宸濠謀逆時王晉溪在本兵時王陽明差南贛都御史方赴任至豐城聞變即走吉安與太守伍文定檄會袁州臨江贛州四郡兵討之報至京師人情洶洶且外議藉藉皆云陽明任數其去留不可必晉溪力主其說以爲陽明必能成功　朝廷不必命將出師時晉溪之壻侯莎亭

爲其部主事入告胥溪曰外間人言若此而老爺堅持此議倘事有不測則滅族之禍不遠不若別有處分以爲身家計胥溪曰王伯安我能保其無他且其謀畧足以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慮爲既而陽明擒宸濠定江西不旬月果報捷

方陽明先生差汀贛巡撫時汀贛尚未用兵陽明即請旗牌以行而胥溪即給以旗牌陽明又取道於豐城蓋此時宸濠之反形已具二公潛

爲之計廟堂之方畧已定人疑陽明之去留者何耶

王晉溪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浙江巡按御史縴飛奏聞　朝廷下兵部議晉溪呼賞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此何足奏報欲　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即當論罷矣賞本人回浙江傳說此語一時皆以爲湖州江南重地　朝廷不肯處分

豈置之度外耶倘賊勢蔓延猝不可撲滅本兵甚爲失策賊人亦偵知此語恣意刼畧不設隄備先是户部爲查覈錢粮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晉溪即請密救許公討之且授以方畧許公即命總副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人方擄畧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即時擒斬無一人得脫者爾時若　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遷延日久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晉溪此舉蓋不

煩一旅矢損一財而地方尋定諉之堂廟之上而定難於數千里之外若身履其地所謂折衝於俎豆者非耶

嘉靖初年北虜嘗寇陝西犯花馬池鎮巡惶遽請兵策應　朝廷命九卿會議時王晉溪爲冢宰王荆山憲在本兵荆山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衆皆不敢異同獨晉溪不肯畫題曰吾意以爲兵不必發我當別有一疏即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區畫防守頗嚴虜必不能

入縱入亦不過擄畧彼處自足守禦不久當自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儻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爲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峯與晋溪相遇於朝堂羅峯舉手賀晋溪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於報捷本上票旨賞晋溪四表裏銀二十兩呂沃洲曰正

爾人品或自不同若論晉溪經邊之才不知韓魏公范文正之在西夏果能過之否也

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墻命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墻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銀二千餘兩二指揮持以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墻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已上四事聞之呂沃

洲

余在南館時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談西北事一日言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齎盡撒去散與從官雖衆頭目亦皆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効命時東南適有倭寇余與陸祠部五臺相遇於舍弟家祠部方有賛畫之命余舉似之余曰蓋當時法網踈濶故晉溪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則臺

諫即時論罷不能一日容矣合弟云近聞總督有駞數皮箱銀去者不聞有人論之余日此數皮箱之物未必盡以自私必有同其利者既同其利誰復言之若如晉溪所爲則論者交至矣但昔之當事者損已之奉以恍犯難之人今之當事者剜犯難者之肉以飼權貴尚何怪僨事之不旋踵耶

已巳之難　英宗既北狩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擾通州倉臯　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臯

火焼倉恐敵之因粮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
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粮令其往取於
是有貧者踵接於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
倉爲之一空一云己巳之變議者請焼通州倉
以絶虜望于肅愍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
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
矣

武宗末年當㺚𤥨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
然彬所領邉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

其倉猝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於王晉溪晉溪
曰當録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
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喬白巖參贊南京機務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
南京兵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儒與一醫
士所至遊讌乘以校奕實以覘形勢之險要而
外若不以爲意者人以爲一時矯情鎮物有裴
稀謝安之風
武宗在南京江提督所領邊卒軀幹頎碩膂力

拳勇皆西北勁兵也白巖命於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提督相期至校場中比試南人輕捷跳趫行走如飛而北人麤坌方欲交手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脅肋或觸其腰胯北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時江提督大為之沮喪而所畜異謀亦已潛折其二三矣

武宗南巡時喬白巖為叅贊機務冦天叙為應天府丞時缺府尹冦署印太監王偉為內守備

三人者同謀協力將正不撓故保南京無虞不
然禍且不測矣
寇亦山西人與白巖同鄉軀體頎碩胳眼微近
視每日帶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　朝廷之
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來寇
佯為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為欽差語
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粮無可措辦府
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無可柰
何遝去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亦不

復來索矣

王偉太監是小時與武宗同讀書者時適爲南京內守備　武宗呼爲伴伴而不名從小相狎唯其言是聽遂得從中調護故喬寇二公得行其志是雖適然之會亦可以占社稷靈長之福矣

武皇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彬懼懾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江傳旨開聚寶門迎駕白巖堅閉不納

是夜　武皇宿于報恩寺若白巖者鎮重不撓眞可謂以死衛社稷者矣

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强買貨物民不堪命寇府丞亦選矬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宮祗候必命以自隨若遇此輩即與相搏邊卒大爲所挫後遂斂跡亦所以折江彬之謀也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叅時景前溪爲國子司業景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頫失朝儀江彬即

大聲問曰第幾班第幾人是某衙門官若司業亦是該拿人數白巖即應聲曰是南京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於白巖一時權宜而能全　朝廷儒官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武宗駕至淮安太守薛贇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縴皆索民間絹帛而淮為之大擾過揚州蔣瑤為揚州太守獨不拆房曰沿河非　聖駕臨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户

蔣曰揚州止有四箇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户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箇綉女江問今在何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後 武宗駕崩薛贊治罪蔣累官至工部尚書蔣是湖州人

王陽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時 武宗南幸住

蹕留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
聖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吉陽明責中官
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
陽明自言與寧藩戰于鄱陽湖部署已定初亦
不甚講張但罪人既得而　聖駕忽復巡遊
上意叵測爲之目不交睫者數夕二中貴至浙
省陽明張讌于鎭海樓酒半撤去梯出書簡二
篋示之皆此輩交通之跡也盡數與之二中貴
感謝不已返南都力保陽明無他遂免於禍若

陽明持此挾之則禍且不測此之謂推赤心置
人腹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武宗大漸之時既誅戮江彬人心未定國未有
君方迎立外藩而女后承制若讒邪交搆其間
稍有異同則國事幾殆特楊石齋秉政卒能緝
睦宮闈鎮安中外使虛宁數月天下晏然真可
謂社稷之臣矣古人謂天子門生石齋成捧日
之功以議禮不合無故而去天下惜之　今上
即位賜諡文忠易名之典出自廟堂可謂合萬

世之公矣

石齋當　武皇大漸之時其調度區畫取辦俄頃命中書十餘人操牘以進石齋一一口授動中機宜畧無舛錯此真有宰相之才雖姚崇何以過之

庚戌之事趙大周力排和議抗論於朝言　朝廷養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無人豈　祖宗立國之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朝命之激以忠義誰敢不盡力效命況虜人用兵氣之盛

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月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以覰其釁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一與之盟則要刼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於是和議遂息虜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當時果與之盟則歲遣重使輸以歲幣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而召戎啓釁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今邊釁不開而國勢日尊者皆大周之力也此實功在社稷然舉世受其利而莫有能言之者豈直所謂曲突徙薪者耶

大周既論列於朝繼上疏陳三事其一開損軍之令蓋 祖宗之制但邊將有損折軍士者即謂之失機百姓雖盡爲擄去亦所不論故虜人一入內地則兵將皆入保城堡縱其剽掠而百姓遂爲魚肉此最爲失策者開損軍之令庶邊將始敢提兵出戰稍爲百姓之衛其二錄周尚文之功周尚文邊將之有功而方論罪者其三釋放楊爵楊繼盛蓋二人皆以劾奏權貴論死久禁獄中者遂以此忤權貴大周將爲國子司

業即命帶僉都御史職銜賫銀數萬兩出城賞
軍又不給以勅印實陷之也大周至西城請勅
印元宰銜恨不許論辯既久義頗正不能奪遂
給勅印以行既出城至仇咸寧營咸寧希中旨
不肯收銀令大周遍歷各營唱名給散大周窘
迫無計是夜宿咸寧營中至明旦賷人退去果
如大周所料幸免於難不然則立為虀粉矣後
以前事責其縣典史
大周先生言我上疏後在順門上待捉同年與

同館諸公無一人來視者唯張旣江陪坐竟日商確言論皆侃侃可聽旣江羅峯子以恩廕補官此足以見羅峯立朝正色而其遺範猶有可觀

叢說卷之六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三

余在南都時張石川通政將巳致仕因倭寇之變來南都漫遊有一相識内臣適管十庫張徃拜之約余同行余欲因此以訪　太祖舊跡遂相携而徃入西華門即訪丞相府府在西華門内北向規模甚宏壯　太祖誅胡惟庸汪廣洋後府遂廢今所存者惟垝垣傾棟斷烟荒草而

已

太祖自誅胡汪之後遂不設丞相而　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閣下諸臣但以備顧問而已故解縉與胡廣諸人皆以講讀入閣辦事楊文定亦但以太常少卿入不兼部臣亦無散官故其權甚輕然各衙門章奏皆送閣下票旨事權所在其勢不得不重後三楊在閣既久漸兼尚書其後散官加至保傅雖無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實矣

唐詩云三省官僚揖者稱蓋唐宋設官並置三省三省皆宰相也一曰中書省二曰門下省三曰尚書省中書省則置中書令而中書侍郎左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書舍人皆其屬也門下省則古唐虞納言之官今之通政司是也省中則置僕射侍中門下侍郎中常侍武騎常侍散騎常侍給事中皆其屬也尚書省則置尚書而六曹皆設子部其屬則選部考功儀部駕部金部倉部比部虞衡水部之類皆設郎中員外郎

是也凡　朝廷有大政令則由門下省奏上發
中書省看詳仍發門下省下尚書省施行今給
事中每日在六科廊接本猶古之遺意也給事
中原非諫官掌在封駁中書省看詳未嘗雖
詔旨已下皆得封上苟事體未妥雖十反不已
也故尚書拜相則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是
也當時政體互相鈐轄事權常分使門下尚書
二省堅持官守不相阿縱則宰相之權初亦甚
輕但看詳由於中書則主張處事皆由其手若

給事中不能封駁尚書奉行唯謹其權安得不日漸隆重哉故唐宋時即有宰相如元載盧杞秦檜賈似道者蓋由此也今各部之事皆聽命於閣下所不待言雖選曹有員缺亦送揭帖與閣下看過然後注選此不知胡汪當國時有此事否夫威權日盛則謗議日積謗議日積則禍患日深故自　世宗以來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豈亦其威權太盛致然耶

唐時以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今直以宰相爲

閣老亦傳襲之誤也

我　朝相業獨稱三楊與李文達然文貞不死

建文之難而文達奪情一節皆於大節有虧他

復何論耶獨文貞不肯移兵征趙府李文達當

英宗復辟時能調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

然可稱者也

宣德中曾稠爲福建僉事持憲甚嚴不避強禦

楊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曾置之於法畧不

少貸文敏知即薦爲僉都御史

正統初范理爲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逆官司供奉甚至范獨不爲禮文定即薦爲德安太守范台州人以二事而律之近事則二公者雖欲不謂之賢罕相得乎

楊文貞公之子居家暴橫鄉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貞同鄉且相厚遂極言之後文貞以展墓還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於數百里外文貞一見以爲其子敦朴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爲此語大不平之後事

敗鄉民奏聞　朝廷逮其子至京處以重典文貞始知其子之詐然文貞猶以舊憾抑菴在吏部十餘年終不得入閣者人以爲文貞沮之也由前二事觀之則三楊之中文貞爲最劣矣

鄭淡泉今言中載西楊誣方遜志語若果有此文貞爲千古罪人矣

楊文貞獨喜薦士故其聲譽藉甚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

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爲患難之交訥累瑤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見知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

我　朝宰相清淳則河東之薛學業則瓊山之丘剛方則淳安之商漷縣之岳博大則宜興之徐清介則全州之蔣嚴正則陳留洛陽之二劉餘姚之謝風流文雅則長沙之李有才斷肯擔當則新都京口之楊永嘉之張此則列聖甄陶

英賢輩出皆卓然可稱而無愧於前代諸人者
也
河東薛文清公瑄名德碩學海内推重嘗爲御
史巡按山東建言内外憲官緘默不言顧都憲
佐惡之後公考滿顧署下下不稱職公未嘗介
意少見於顔色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
丞乞致仕户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淵
言於 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
操昨者奉 命督四川雲南粮餉以給貴州之

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踰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爲瓊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徇其情聽之去也於是詔留復職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果入內閣顧公在都察院清剛有重望爲先朝名臣然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也

雙槐歲抄曰弘治已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

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淵天下絶不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禄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衮衮不休為學以自得為本以循禮為要自學士為祭酒最久任所著有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諸書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故其書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然公此時猶未入

閣安有沮之之事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公偶坐其上三原背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　上責其賣直沽名三原致仕去人以教訐議公公實不知也

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毋也　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日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具疏引

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
綱常之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莫大典
禮萬一有遺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
有言之天下萬世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
據理改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
允彭率群臣伏文華殿以請號哭不起　上聞
使中官宣諭命衆官退翰林中有呵叱中官使
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承　詔且不得命不敢
退彭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如此實天

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　上感
動　母后亦悟即傳　旨諭群臣曰卿等昨者
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
但　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
安再三據禮陳乞所幸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
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
呼萬歲而退

雙槐歲抄載憲廟時事頗爲詳實今録出之以
俟作史者成化間憸邪雜進左道亂政然頼有

六臣焉內閣則商公輅劉公珝都憲則王公恕鄭公時府丞則楊公守隨刑部則有林公俊忠讜格君遂得無損於 聖政丙申七月黒眚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及晝眠夜作說者曰陰盛之狀曰胡虜之兆旬餘無敢建言者劉公首請開言路 上嘉納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妄男子侯得權詭姓名李子龍謀入內爲逆伏誅乃開西廠於靈濟宮前 詔太監汪直領官校百餘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品以上擅自抄札

內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聞　上不省劉公
復疏言東厰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爲緝
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督若
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時權宜因而不易
今增設西厰非舊制也立厰之後事情紛擾於
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
震怒再此申瀆　上使懷恩詰責二公力辯始
詔革去而商公遂見幾告歸太監汪芳進逕巧
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録呈異書爲

名負緣傳　吉與官已宦者輒加超擢不粹儒吏兵民工賈因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数千人而僧道樂工之躐其儕者又不足数李孜省僧繼曉尤尊顯用事妖人王臣嘗爲姦盜被楚傷脛號王瘸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內豎王敬挾臣采藥江南橫索貨寶痛箠吏民吳越大被其害嘗覓金聀[illegible]栲訊無有里胥通賄乃喜今置酒遊山泗半燁燁樹間皆此物也其幻

術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録妖書陸完輩忿欲擊之走匿以免徹方具奏適王端毅公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攫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錠　詔竄敬僇臣于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陝西大饑鄭公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疏利國傷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命諭貴州參政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傳聞至京　上稍厭芳所爲癸卯

冬旱百禱不應科道交章論芳　上命中官裘琦傳　旨今後内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勑書俱復奏明白方行郎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六下人于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讙謂納諫絀邪格天之應十二月廿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爲吏坐贓楊公以御史巡按逮問充軍後孜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還　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　命改上林苑監丞

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 旨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因譖楊公會公以應天府丞述職旣辭朝矣忽中官傳 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令具履歷揭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知南寧府孜省自是引進奸黨排擯忠良後以工部尚書伏誅僧繼曉者始以淫術欺誑 楚府事敗走歷京師其術得售尊爲法王出入禁闥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發內

庫銀数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盖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默默林公以刑部員外郎備劾芳薦進繼曉過惡上怒下錦衣獄責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吉水張兼素黻論救亦下獄貶石州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為吏書言俊黻忠直 上悟傳 旨俱復原職南京用而黻已卒於家矣林公今為雲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鶴慶活佛寺歲久放光男女爭施金箔即拽而鎔之得金八百兩歸諸庫其持正皆此類也

劉公在內閣有酒德善講經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爲狂躁然實剛介敢言潛格　君心後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誣使邏卒嚇之求退即疏致仕歸養乙巳九月也

汪直新坐西厰立威擬於至尊內外諸臣卧不帖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　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

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厰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

商文毅公輅在内閣時太監錢能鎮守雲南侍

憲宗之寵大肆貪虐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副都御史以行滇民爲之少甦及王公舉劾能罪而眉山萬公安大名王公越受能賂而沮之同一任事大臣而賢不肖相遠如此只此二事則我 朝當事大臣其功業孰有能與之並者張南園謂世不傳其功業何耶

四友齋叢說卷之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四

徐謙齋作相終始　孝廟一朝當時治教熙洽可以比隆三代蓋一時正人如王端毅馬端肅劉忠宣倪文毅張東白楊文懿張莊簡韓貫道諸人布列六曹戴簡肅掌都察院事章楓山謝方石爲兩京祭酒百僚師師真可謂朝無倖位野無遺賢雖則　主上明聖而謙齋之休休有

容誠有所謂若已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能佐成　孝廟十八年太平之治至武宗初譙齋已去位中更逆豎亂政其所以鎭壓而撲滅之者猶　先朝之舊臣也故我　朝相業當以譙齋爲第一使比人作相正直剛果則有之必求其寛裕弘遠若此者恐亦不可多得也然所以致此者蓋由　孝宗信任之專而譙齋又於其位故也苟責効於旦夕亦安敢望此哉

我　朝列聖脩德皇天眷佑凡遇國家有一大事必生一人以靖之如　英宗北狩則生一于肅愍劉瑾謀逆則生一楊文襄宸濠之變則生一王陽明　武宗南巡則生一喬白巖　武宗大漸時江彬陰畜異謀則生一楊文忠王晉溪皆對病之藥手到病除真若天之有意而生之者此則　祖宗在上於昭于天而國家千萬年靈長之祚亦可以預卜之矣

聞劉瑾之事　武宗偏聽幾不可奪張永大監

與楊文襄同提兵討安化王文襄在軍中語及因以危言動張永永囬容陳於　武宗遂從中制之故得不露而瑾遂成擒若患在肘腋而謀之外廷是速其變而禍且不測矣

震澤長語云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閣下必先與商量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重大者令堂候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恣肆若當

時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劉瑾擅國日人皆責李文正不去蓋　孝宗大漸時召劉晦庵李西涯謝木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後瑾事起晦庵去木齋繼去使西涯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於不可言豈不有負　先帝之托耶則文正義不可去有萬萬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則痛哭不能已此一事顧東江言之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與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則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

有如此者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値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即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時後渠尚爲翰林院編脩王元美藝苑巵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略勢位如此風流世豈能多見

劉野亭自製墓誌其畧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

餘株繼文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
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
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塲餘
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派離貧餓者間嘗進
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塟祭諡贈
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
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
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盖予雖以文翰著銜其
所職則啓沃幃幄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

是無一能効焉耆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孫寄皆
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盖孚性峭直狷介既
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
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上夫淸議并以先
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
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恵若未能
絶意於世者盖遊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
恤之恵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
不敢有邺典文誄之請者盖無實德而尚虚名

此予平日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稟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是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其後有爲野亭嗤者曰乃爾乃爾余披誦再三不覺清風襲

人蓋其於大臣進退之義可謂極明潔矣考其
進閣是丁卯九月正脢庵與木齋去國之日也
是時瑾之惡逆方熾不聞野亭有所論列或者
新至政府事權尚不在我耶然九月大拜十月
即以病老乞休章凡七八上上以春宮講讀恩
溫旨勉留甫一年餘至己巳春而瑾敗辛未春
公求去益力遂得請而歸時野亭年方六十未
懸車之辰想亦但以其志不得行故決於去耳
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即聖人所稱綽綽有餘

裕者蓋不過此則野亭者豈特近代所無蓋加於古人一等矣

鄒東郭爲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塋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可以觀野亭矣

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諛詞巧說不曾習學卑禮謟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爲龐鄙不知

者且以爲簡傲東郭云則公骯髒於山林其能脂韋於朝著耶

餘姚士夫與朋友皆言謝木齋致仕還家每日與諸女孫鬬葉子以消日常買青州大柹餅宣州好栗戲賭以爲樂不問外事由今觀之木齋眞一愚癡老子耳

張羅峰如取囬各省鎮守太監他人雖得君最專者亦不肯如此擔當獄大獄一事遺萬世笑端

今世宰相何嘗不格外用人但若非納其重賄則私其親昵唯李文正用潘南屏張羅峰用葉幼學世服其公

近代宰相不由中人援引則是營求而得唯趙大周入閣出自　聖裁蓋　穆宗皇帝初登極時大周爲國子祭酒舊制天子幸學則祭酒講書是日大周進講言多諷諭甚爲切直　聖上大悅遂加眷注然其人秉心持正且剛直有口遇事輙發不能藏垢大臣有不合且忌之者即

打發至南京矣　聖上數問前日講書這老兒如何不見左右對以今任南京禮部侍郎　聖上即有召還之命不久遂真拜矣然一直不容於群枉故不久而以論罷大周每事泥古不適時變誠亦有之然其忠誠許國奮不顧身何可掩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　朝廷豈可一日缺諷議之臣留之以嚴儆於國可也何故群擠而力排之昔晁錯言事遂爲袁盎所陷後人作忠曷傳以袁之李令伯言仕無中人不如歸

用蓋從古而然矣
董紫岡每稱上海王弘洲圻在道中敢言肯任
事不久弘洲即陞出爲其省僉事時趙大周以
閣臣署都察院事紫岡曰豈趙大周亦不能容
一好御史在衙門中耶余亦甚不平之謂大周
不宜有此後王中歲見陸敬齋始得其詳敬齋
言大周平日深憤邊政紊亂毎年將官與提虜
買和總督虛張報捷當事者納其重賄則濫冒
功賞歲以爲常而包藏禍患將來有不可勝言

老是歲陳其學爲總督有報捷本云某月某日
撻虜犯邊總兵趙苛與之抵敵連勝數陣即時
逐出塞外矣繼而巡按御史燕儒宦亦奏某處
於某日失事此時將官關節已到京師又趙苛
者一大臣門下人也遂置不問王弘洲發其事
疏中言頗切直大周即昌言於朝曰衙門中有
一王御史方纔成箇都察院且言臺省諸人身
任
國家之重今分受幾車白銀黄鼠即不顧
朝廷利害大臣固當如是耶諸老一鬨遂銜之

切齒雖同鄉一大臣亦與抵牾適有滄州一差住扎京城以時出巡乃道中第一美差也資次正該弘洲論者以爲大周私於弘洲弘洲即陞僉事繼遭貶謫而大周亦蹴言官論罷矣大周每事持正言論侃侃此誠曲突徙薪之計苟突決棟焚若一時撲滅猶可言也或火勢大盛至於蔓延則將奈何一犯衆怒遂群擠而力去之孰謂隆慶一朝刑政果無缺失耶

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宰王南岷都憲

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無乃爲佞乎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爲薄待二人哉嘗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翺自總督兩廣入爲太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入爲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爲異若大周欲行之於今日豈能一日容哉

壬子年秋余謁選至京時在政府者乃嚴介溪

與存齋先生呂南渠三人也介溪前爲南宗伯時余蒙其賞識存齋是郡中先達名德南渠其是其爲南京國子司業時舊門生也且附其家嗣葵陽官船到京葵陽好古重賢相與款密故余亦時時往來於三公之家見介溪之門每日如市庶僚之求謁事於小相者肩摩踵接與其家人爭先出入時時有三四家人在門外氈毯視庶僚如無物唯各堂上至少遜去耳有時庶僚赴堂一堂上至則分投到其家人門房中坐

其家人或彈琴或圍棋或擲塞分局嬉戲喧閧竟日每日如此存齋先生則其門如水真可羅雀某雖其晚進且姻家亦未嘗見其家人之面有時下直各官來謁其通謁者唯李班頭一人而已古人云安得門亭長如郭林宗耶此人或庶幾近之蓋其於衆官之高下大小與親識之疏密賢否其接對之間無不各當其分蓋雖此人之不易得亦足以見先生之知人善任使也有時至西城必經先生之門亦不見其門上有

家人出入往來此亦恐近古所未有者南渠之門則喧寂相半然其門下往來者皆舊親識也盖餘姚士子皆出外謀生鮮有家居者時孫忠烈長子錦衣公在朝故餘姚人叢集於京師皆出入於二家余每造南渠見其鄉人滿坐有時癸陽以小飯見留則余以一人雜廁於衆餘姚人之中殊覺無意其或以公事而來者余見亦罕矣則其家往來雖多益見其厚此皆余所目擊者故直書之以示後人而其得失邪正可以

觀矣

隆慶初政獨纂脩實録一節殊爲率略恐後日不能無遺憾也嘗記得小時余年十六歲爲正德辛巳　武宗升遐至次年壬午　世宗皇帝改元嘉靖　武宗好巡遊其政跡本少文　世宗以籓王入繼然猶差進士二員來南直隸纂脩二進士皆徐姓余猶能記之若　世宗皇帝在位最久又好講求典禮故四十五年之中其大建置大興革何所不有況昔年海上如秦璠

王良作耗近來倭奴犯境用兵兩次其有功與死事之人以及冒破錢粮臨陣敗北者何可枚舉倘一時軍門奏報不實或史局傳聞失真專賴纂脩官博采輿論奏聞改正庶爲實錄又如松江府分建青浦縣其分建之由必有所爲初建議者何人後廢格不行者又何人當建與否博訪民間之論一一脩入庶 朝廷有所考據持循何至建而廢廢而復建議論紛紜漫無畫一哉是皆纂脩率畧之故也昔年纂脩 武宗

實録時蘇州府聘楊儀部循吉主之楊長於脩書其立例皆有法其所脩有吳郡纂脩實録志一册舊是刻本後燬於回禄板不存矣余聞世宗賓天即多方購之後得一本甚喜以為倘脩實録其凡例據此為式可也後聞不差纂脩官亦不聘問郡中文學掌故但發提學御史御史行郡縣郡縣行學學官令做禮生秀才扭捻進呈此是　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脩官所費幾何乃靳惜小費而使　世宗四十五年大政

令與夫郡縣官師人物地方大事不知寫作甚麼模樣也

嘗觀唐時詔令凡即位改元之詔其　先朝眨竄諸臣即與量移量移後方纔牽復牽復後方始收叙夫此輩皆忠誠許國之人即日用之猶恨其晚然必待徊翔二三年者正以默寓三年無改之道也既收叙則升進不論矣况諸臣當謫居思過之餘蒙恩得釋優游漸進殊有趣味若一旦驟致尊顯則豈臣子送死事君之義其

心必不自安蓋不忘舊君者臣子送死之義而仰體新君三年無改之情者乃事君之禮也豈有舊君尚未卒哭而其素所不喜之人靦然處於高位譬如人家有一幹僕偶得罪於其主謫逐在外其主既死尸肉未寒而新主即招之使來任以家政意氣揚揚偃然自得揆之人情於上下彼此舉有未安

楊虞坡在吏部日我太府李葵菴先生以禮部郎中陞延平太守時論甚不平之先是楊虞坡

之子亦以禮部郎中陞提學副使一日大周面語楊曰我四川李郎中如何陞他做太守楊曰李在部中亦無甚才望大周曰想是你兒子因有望故陞做提學楊語塞余觀近世士大夫皆以巧言令色互爲容悅做成套子而大周獨以古道行之是可謂疾風之勁草矣其何以容於世哉後高中玄在吏部癸菴以調繁改松江中玄去位癸菴亦以考察去百姓皆攀慕送者擁路至不得行夫冢宰爲　朝廷擇守令以子育

萬民今乃奪民之慈毋苟四方皆是若此可不爲之寒心哉

朱象玄司成說有一順門上內臣嘗語余曰我輩在順門上又見時事幾變矣昔日張先生進朝我們多要打箇子蓋言羅峰也後至夏先生我們只平着眼兒看哩今嚴先生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蓋屢變屢下矣

叢說卷之八